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二

宋 陳思 撰

書論下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大篆

小篆

八分

隸書

行書

草書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

曲盡于世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啟其玄闕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存歿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于鳥跡若鸞鳳奮翼虬

龍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
銘刻精緻全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鏤鐵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
牙進珪璧錯落以淨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
曹喜蔡邕為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拔戟騰
氣揚波貴逸尚奇超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皇象
為子鍾繇索靖為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
書如行草書如走于舉筆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
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鍾繇法
于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于微瘦王羲
之此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
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于父鋒芒往往直
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
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內剛綢繆則乍起纖悉則

若減修短相異岩谷相傾險不至崩危不至失此其大畧也可謂元常為兄逸少為弟子敬為息

行書劉德昇造也不真不草是曰行書晨鷄踉蹌而將飛暮鴉聯翩而欲下貴其字承躡不絕氣候流通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辨者難為神會然其鋒穎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于逸少可謂子敬為孟逸少為仲元常為季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

字之先其功隣乎篆籀揉于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
寂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寔得造化之姿神變無
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
合宜其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
名乃無所不通獨質分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
居寂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合俗易
於精深識者心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
文者如緯若鍾張為枝幹二王為華葉美則美矣如彼

桃李憂兮鏗兮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
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
雁之聯翩求之于希微見之于事物或儼兮其容或敷兮
若樸或煥兮若冰之將釋然後無得失故學真者不可
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
家之法欲求于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
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矩矱
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貴詢于衆

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貴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
先乎臣數對龍顏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務在幼
年又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逮古理在不疑如學
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偉器又如不知東
都惟須指示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筋力若令蹙者
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竭驥子于櫪中閑駕雛于籠
下而望其遼遠寔謂為難若使其出籠去櫪刷勁翮聳
蘭筋乘長風躡修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千里萬里哉

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各有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違其衷則功棄豈得成大名者哉夫得射法者箭乃端而建用遠則中物而深入為勢有餘矣不得法者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深為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腕堅勁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腕牽束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指則掌實如樞不轉掣豈自由轉折旋迴乃成稜

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義之奇其把筆乃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有成法則無難欲探其奧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奧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夫好事之人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追習之亦如商人之停百貨色目既衆必有善于人者所貴多本本立而道生貧者咨嗟必不能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同庶人之貪天府妙書寶惜何用若恐損污真跡搨本亦可師模寸有

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稟異氣亦可詳參伏願每季之間一兩度悉召諸王遍示古跡商榷諸家工拙必大開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于水昔有成言況復天人神縱者哉其豈可許鍾張二王獨高于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竟日倘一觀而悟則潤于終身夫主人示書謂之設寶縱一聽鈞天之樂觀明月之珠竟何益于人也若順其性得其法何攻不克何業不成侍書之人惟宜指陳妙理亦如侍講敷演聖旨常令大化旁流四表

無事士無棄置官盡材能臣及弟懷瓌並同供奉臣謹
進懷瓌書大小篆八分臣書真行草合成六體自書契
之作三千餘年子孫支分優劣懸隔今考其神妙捨彼
繁蕪當道要書用此六體當道要字行此千文此而觀
之見其始末探賢哲之深旨知變化之所由臣敢忘庸
愚謹獻論

唐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

邕有篆籀八體之妙云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伯祖陌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為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隣繼丁八體之蹟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為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為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仲之以楷法變為八分其後繼跡者伯喈得其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章草興于漢章帝楷隸則曹喜師宜古梁鵠皇象羅景趙

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瑯琊王紹宗潁川鍾紹京范陽張廷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魏瓘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瑯琊王羲之及子獻之曲河宋景文及子之望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

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于筆
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
綠葉紅花長松翠柏雖沾雨露孕育于陰陽而盤錯森
梢丰茸艷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不臧或自我而作古或
因奇而立度若盛傳于代以為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
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
載來未之見也右軍筆陣圖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筆
昔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無骨蔡邕入鴻都

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代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
棄道纔記姓名夫書匪獨貴於端好當先籍其筆力始
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鵬逝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
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碍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
任情然後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
正坐靜慮隨意所擬言不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
此欲結構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
木若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記運用合度可謂之書

昔鍾繇與胡昭俱能為行押書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由是學之致妙繇臨終于囊中出授子會曰我精思三十餘載行坐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惟學其字每見方數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地周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為之穿其用功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為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鏐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之次第與趯挑之出入者號令也

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
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
翼常作此書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繇潛
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為之由
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于許下破鍾公墓遂獲此法審
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為
之若作波折而傷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

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股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
強奕奕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為鉤牽掣之
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
者客也既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
輕濃似雲露往來舒卷如林花開吐每書一紙或有重
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構
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嘆曰夫書者玄妙之
技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二代

衆矣就中蘭亭序黃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
先生畫贊文咸過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
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他
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我力能致
又云我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
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
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
年月于是遂改本師研精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

能致非好奇博藝之士不能存知予頃嘗為一體書賦
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
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虫蛇相鈎連意莫令斷仍
須簡畧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
方意圓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
有點處須空中退擲下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意如
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于草跡亦須時
時象其叢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離發人意思

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于牋毫張伯英偏工于章草
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為楷則云忽忽不假草書
何者草不以靜思閒雅發于中慮則失其妙用矣以此
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為草聖衛瓘索靖
俱效于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為衛得伯英之筋索得
伯英之肉漢魏已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穎
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
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故亦抑之遠矣邇來

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一一全其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為天縱又乘興之後方津筆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則羣象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問書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適懷總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者備

矣然後能齊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後目閱江島間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錐便取書之健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極致自然其蹟可得齊于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為書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以紀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于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于尺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籊之

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賜萬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籍去聖既久俗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丹書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大學門外于時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乘填溢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賢而已哉古來君子夙夜強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或緝柳編蒲或聚螢映雪寢食靡假冀其業廣匪直祿取一朝故亦譽流十祀勉旃為之

唐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臣聞率土作責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
念無所避就況令蕩然不諱忠臣義士咸津其辨可謂
開大達之道陛下亦以臣知于書也論于書道是臣之
識知而不說用臣何為臣之所言不敢不盡假如欲學
文章必先賢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拾
其言故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彌新美其語新而意古其
中才者採連文兩字配言以成章將為故寔有所典據

其下才者模榻舊文迴頭易尾或有相呈新製見模榻
之文為之愧赧其無才而少學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
然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人不凝滯于物萬法無定
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無
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
限約亦猶大海知者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
失以嘗于德故上下無所不通若面是腹非護左忌右
則匿惡之名尋聲而至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

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牖同
器十年不分寧知不分藏其智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
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施銜策方
知迤足含生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
任其脂肉者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猪准
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
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姿質運動然能之至難
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君也庖丁解牛目无全形析支分

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于生動幽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勤行之益佳其有方濶齊平無像神貌昏惰氣候蔑然以濃墨為華者書之四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通今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裏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

攝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
才子序事潛及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
若天成刻角揮鋒就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
書有稜角豈謂能也其人相知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
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
揮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
之在聽也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叙小能則非大材理
無所用諂諛者必有順情之說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

知其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諂而不忍疎也以會於情也惟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聽古言親近忠良增益明聖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疾弊須訪良醫自非滌蕩心胸除其煩情古人妙迹用意沈鬱息心冥搜不可得見故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覽則混于愚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象森其在矚雷電興滅光影糾紛考無說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隨變恍惚窮深

杳冥金山玉林殷于其內何竒不有何怪不儲無物之
象藏之于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雖明目締
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
而已哉是何也蓋竈以言詮而假於說若精以心了則
無竒詞神通微貫之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如輪扁
之斲輪固言說所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說雞鶴
常鳥知夜知晨則衆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稟性也
臣之愚性或有近於鷄鶴乎昔文武皇帝好書有獻輒

特賞時人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陸東之等或逸氣
道拔或雅度溫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堅斷執操
揚聲騰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潛靈而書方曜迹考能錄
異頓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榮辱相及也帝者務遵賢
貴道亦有邀虛譽以自飾聲寔相半足稱賢君之道味
者樂在其中矣不知者妨于觀賞百未減一但不能割
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辜負身後之名使達人君子
議之豈不惑哉且堯舜之至德不被於今時聞者欣而

戴之桀紂之君毒不流於今日聞者怒而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當今聖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返朴今之書者皆古名跡豈有同乎視古觀今足為龜鏡可以目擊夫萬物芸生各歸其根復本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注於自然次則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於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已後陵夷至於梁陳執剛者失之於上處卑者惑之於下肥鈍之弊于斯為甚貞觀之際

崛然又興亦至於今則脂肉稜角無有相沿千載書之
學業亦謂澆漓之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庸夫濟
賢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納芻蕘之議皆謂得於時也
陛下弘至聖德講論文藝邁跡上古化行堯舜之風書
盛漢魏之日臣願天下之事悉欲盡美盡善寧以書道
獨能謝於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若忽之則工拙之一
也若存之亦當年妙有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
德伏願下勅以召之必草澤蒙庶涓涓之流成河海

菱菱之猶為蘭杜豈非盛事豈不美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不爾非今之體悉不敢來或有過之人亦不敢進夫風者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天下之風一人之化若不誨示已謂得其玄珠瓦釜鐘鳴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順旨必无過惠臣深知之不忍為也志士含忠抱義百煉不銷人皆有死无所追悔貞觀之時文臣无限寥寥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書之後代美之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已故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

者奇材書亦如是為將之明必不披圖講法明在拒敵
制勝為書之妙必不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皆能遇
事從宜決之於度內者也且軍之興亡猶將之明闇人
之成敗惟師之愚智不虛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
訓人師之與將人之耳目耳目不明敗可知也是以君
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黑狂者東走逐者非一
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且行舉國相效迷遊忘返
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伏願天醫降藥醒悟昏

沈遵彼迷津歸其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
默而通之反掌而成行之則是俾夫天府之內有聖
朝妙書宛然得十百數載已前氣象比肩鍾王列美竹
帛微臣所愿足矣陛下之能事畢矣古人有云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陳愚見寧望可行非臣所知
事出聖斷人皆欲順已不欲從人者情也惟明者能以
理割之且聲利之大端君師所共有其生也風猶可嘉
當代擅美其功也微烈可紀身後垂名亦人情之何遠

語曰人心間不容針臣謂此言之良者上下其道一也
有一善身之榮有一惡身之耻恐後代議今之書雖不
專累於明時終非有益昔伊尹以烹飪干主意不專乎
食臣小學說君道豈大乎書臣伏巖藪久無榮望干預
求進亦非公卿荐聞陛下天聽低迴旁羅草澤選材于
棄木擢臣于翰林是策勵駕鉉敢不極力兢惶疑命恐
塵天鑑之明鴻飛其冥無患飲啄譬如為樹置之於野
則繁柯茂葉盖其所蔭取之於封則梁棟輪轅迹時為

用臣違親事主移孝作忠忠不竭誠孝可知矣侍奉日
近輒有評論隱而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隱干犯天威
冀增涓塵無所顧念不能隨衆碌碌辜負國恩人皆取
容寧免後懼行於正道不敢忘主區區之衷愿垂聖察不勝愚
直之至故獻評書藥石論云

書苑菁華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苑菁華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_臣孫溶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陳璫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三

宋 陳思 撰

書記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曹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

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郝曇重頤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被襖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蚕蠶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无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无如被襖之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

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僧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丈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收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每年拜墓便近因移北寺自右軍之墳及右

軍叔蒼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辨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辨才嘗於所寢方丈牀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真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

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
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
无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寔嘗獲見自禪師
歿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
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勅追辨才入內重問蘭亭如
此者三度竟固靳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
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
耆年又無所用若為得一智畧之士以說謀計取之尚

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允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徽服至洛陽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于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

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棋枕
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
若舊今後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崗面藥酒茶果等江
東云崗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
賦得辨才因探得來字韻詩曰初醞一崗開新知萬里
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
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
歎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何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

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畧同
彼此諷咏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及去辨才云檀
越間即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
詩酒為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
貢圖師嗟嘆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
王楷法書弟子又幼來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
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
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

亦殊常翼曰何帖辨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迹豈在必是響榻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于我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於何日來看及翼到師自于屋樑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顙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于樑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偕留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无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

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駙告駙長凌懋曰我是御史奉勅比有墨勅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即竇建德之妹壻在偽夏之時為右僕射以同吾曾門廬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裴矩之等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遙授上柱國金印紱綬封真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馬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

辨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
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
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辨
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
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
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縷瓶一金縷瓶一瑪瑙碗一並寔
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庄宅各一區太宗初
怒老僧之祕恠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

三千段穀三千石更勅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已用
廻造三層寶塔塔具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
不能強飯惟歎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
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
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預幸玉華宮含風殿臨
崩謂高宗曰我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我心
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前受制命太宗曰
我所欲得蘭亭可與將去及弓劍不遺全軌畢至隨仙

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
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常為左千牛
時隨牒適越舡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
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
徵其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姓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
六代祖佺期為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
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
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禪師之

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畧疏其始末庶將來君

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

彭年

明

察織

溫

抱直

超

令淑

等兄弟其有

好事同志須知者亦无隱焉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

上巳之日感前代之修禊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

術藝迹逾華聖編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

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

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勅內出絹三千疋賜永於是負

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關命伏
枕懷欣殊私忽臨沈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褚河南榻本樂毅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
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
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
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
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

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太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溫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右軍之書咸歸宗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而西京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

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于洛陽擒二偽主兩京祕閣之寶揚都扈從之書皆為我有太宗于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購求始盡遺逸萬幾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榻書人湯普徹等榻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榻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貞榻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洎大聖天后御極也

尤為寶晉平一齣亂之歲見育宮中竊觀先后閱法書
數軸將榻以賜藩邸時見令宮人出六十餘函于億歲
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
有故青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標首各題篇目
行字之數章草書多于其側貼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
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記憶是有扇書樂
殺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
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

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
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
延秀久踐北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實重乃
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為上者
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
是北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于後題之歎其雄
逸太平公主聞之遽于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
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

數軸薛之敗也為簿錄官所盜平一任柳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璈賂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胤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為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文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庭珪之家抑其次也

唐徐浩古迹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
王次仲為八分體漢章帝始為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
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
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敦
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為曠絕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
時莫並光衛覲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玄草謝
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

蕭子雲真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果師述師真行草
陸東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
道臣先考故洛陽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
古今無與為比齊梁以後傳祕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
姚懷珍滿騫朱异等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
書寶于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
卷及後魏晉宋齊梁雜迹二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
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

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

玄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送人侯君集初同署

紀後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直見至太定中則天太后
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
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迹二十卷遣五
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

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勅賜二十卷
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閒居
賦枯樹賦為脚因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寔盧
藏用廢食嘆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壻武延秀在坐歸
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為富貴適宗令別得賜書一
席觀之輟餐忘食及過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傾
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
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別造北書四字印縫宰相

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迹散落諸家
太平公主愛樂殺論以織成袋盛置于箱裏及籍沒後
有咸陽老嫗竊諸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趣嫗乃驚懼
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得後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
有商胡穆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標軸得好圖
書臣奏直集賢令求書畫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
收綴大小二王真跡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

黃庭經第一畫讚第二詰誓第三
三臣以為畫讚是偽迹不近真

行書二百五卷

並不著
名姓帖

草書一百五十卷

以前得書
居第一

小王書都三十卷正書兩

卷

論語一部併註一
卷寫成爲第一

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无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臣

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頤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

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榻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士
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相
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說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蕭嵩
為大學士令訪二王書乃于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義之
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揚州大都督

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標是碧地織成
標頭一行潤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羲之正書
卷第四兼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亦既進奉賜路琦
絹二百匹蕭嵩二百疋其書還出令集賢院榻賜太子
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
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一百餘卷訪黃庭經真迹或
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
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在博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

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
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
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向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
日某乙祇供稱意有懷悅之心乃將此書相贈惟則將
至闕下肅宗賜絹百匹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
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
長史丞前偽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
退人莫之知及土蕃入寇國籍無遺往往市廛時有真

迹代無鑒者詐偽莫分臣今暮年心惛眼暗恐先朝露
敢舉所知具別書人謹錄如右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
縣令竇蒙蒙第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叅謀竇泉
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偽知真無出其右臣長男璿
臣教授幼勤學書在于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
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
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

張懷瓘書斷云飛白書變

楷制也宮殿題署勢大則徑大字宜輕微不滿

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

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

廟謦啟於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圯墁故

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

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傳自護壁書施榻

於下耽玩研味畧無已時士舉重焉招而方得及士舉

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于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真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于圖書酷好選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小法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關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為朽壞于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

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如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

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寔後代之茂

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

蔡邕傳詔門下見匠人以璽帚成白心有悅焉歸而為飛

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之飛白書熹平年節治鴻都門于時蔡邕方撰聖皇篇

其後張禮敬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

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

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

在於舊都三百年間竟無賴圯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

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觀妙跡感其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文志之

唐中書舍人張弘靖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書壁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絕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置之之宜則箱櫝臨視不時有緘啟動搖之

變遂特建精室陷列於垣復本書之意得遙睇之美寂
對虛牖勢若飛鷺雖烟霧交飛蚪鸞縈動輕旆飏颺微
雲捲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知名當時逍遙道
樞脫落榮相識洞世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
隸所得魏晉以降名書祕迹多矣以不越於縑素之間
未為殊珍也蓋壁字奇縱乃為希寶故異而寶之文而
志之意象所得非常域也夫蕭之為字也切然而清于
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

傳矣

唐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答
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虛已
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正九
有清由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待
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机縱天辨不若凝
旒度襟以至公慎取舍而已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

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寔錄具載其事有
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于人間太
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其家法寶而藏
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于宮師因出
以示予乃慙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
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緗鴻鸞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
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載成絕藝又以
見哲王之餘裕書圖之逸品也

唐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厯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先人
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配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如不是者
不稱三絕故三家子弟時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
府于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
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各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
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

書得其依擬蓋可稱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索愈
記不獲讓嗣為銘文荐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畧識古
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藉今進士賀拔
恕寫以留盡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月十六
日右庶子韓愈記

書苑菁華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四

宋 陳思 撰

書表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
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
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

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
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
曰指事二曰諧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
假借蓋倉頡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
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之其後七國殊軌文
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
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

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
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
由此息矣隸者始皇時衙吏下邳程邈附於小篆所作
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
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
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上書或有字不正輒舉
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

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之篇者張敞從受之涼
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而大夫秦近一能言之孝
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于未央以禮為小學之士
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
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百文時有六
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
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

孔子壁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
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壁中書相類即前代之古文
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
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異藝
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
許慎古學之師後慎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惋
文毀于凡譽痛字敗于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
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藝羣書之

詁評釋百代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
奇恠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
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
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碑
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
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相博士清河張
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
類抑亦于焉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之體用

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楫同時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楫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隸篆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或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沈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

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作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為疑炫惑于時難以釐改傳日以衆非可正言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兔為黠神虫為蚕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為之嗟咨夫

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埤倉廣雅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

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
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
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馳驅文閣叅預史官
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籍六
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
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
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
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

者以類編聯無重複統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
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
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
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頒
之書乞垂勅給付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
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
詳議疑隱庶無訛謬所撰各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
請并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

目待書成重問式于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為本上篆下隸

宋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文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羣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義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羊欣云羲之恒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

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
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
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
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于
少父子之間又為古今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
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
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
類筆迹流憚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義之書在始末有奇

殊不勝庾翼郝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戴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直幾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食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答又云羲

之常自表書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放一毫不異題後答
之義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義之
性好鷺山陰曇一作礪村有一道士養好鷺十餘王清

旦乘小艇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
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惟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繚
素早辨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
便合羣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鷺而歸又嘗詣
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

新棐

一作林

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

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書法每
譙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
致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賤與簡
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為桓玄
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
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
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寸棐板請子敬書

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玄用履為揚
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畧以入海義之為會稽子
敬七八歲學書義之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書後當
有大名子敬出戲見此館新泥墍壁白淨子敬取帚沾
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義之見嘆美問所作答云
七郎義之作書與親親云子敬飛白大有意者因於此
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襪着詣子敬子敬便
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襟畧周年少覺王左右

有凌奪之色掣祇而返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
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
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
齋欣衣白新絹裙畫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
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
蚕後人于蚕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
每好作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答之惟桓玄耽玩不能
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

袂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
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
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
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
吳之迹頗散四方義之為會稽獻之為吳興故三吳之
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道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
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
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

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
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
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為名法謝靈
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朝廷秘
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燒時除左右懷讓
者譬說乃止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
偽混雜臣謝病東臯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
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忝文咏之末其諸往法

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
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媿妍點畫之情昭若
發蒙於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
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
藩告釁方事經畧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近寶迹既
科簡舊秘再恣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倖者
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存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
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濬思淹留草法擬效漸妍賞祈

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秘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通微入神機息務閒從容妍玩乃使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跡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安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綉章爛然畢覩大凡秘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一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繑素及紙

書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縑素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
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

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

流播始興及泰始

按泰始是宋明帝年號原本及墨池編俱誤作泰始謹改正

開運

地無遁寶詔寵沈援素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恒

仰一作師上

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

于二王耀美于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

外由是損甚惠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范曄裝治

卷叙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紙隨長短參差
不同具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反見勞姑善惡正草
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字書戲習
十卷為秩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草雜在一紙或重
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
意亦殊猥劣從聞則錄曾未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
十巨細差懸不相足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為度亦取
小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

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義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榻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翦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畧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也舊書目秩無次第諸秩中各有第一至於第十脫落散亂卷秩殊互今各題其卷秩所在與

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
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
寂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秩
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秩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
軸五秩五十卷皆牙軸金題玉躡織成帶又有書扇二
秩十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秩十五卷並旃檀軸又
紙書戲學一秩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
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秩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

又羊欣線素及紙書近選取其妙者為十八秩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秩六十卷別充備須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曜日奪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書筆別一二簡毫常用北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合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

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于昔
僧處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郝家所製臣見衛恒古
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事
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
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
事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侍郎臣虞龢上

按此表舊有誤入江式表

中者又有前後顛倒者今依墨池編校正墨池編亦誤者以文義正之然尚有脫誤如內叙謝靈特多王法下應叙宋文帝事下乃叙朝廷秘實盈積而太初欲燒太初者文帝子元凶劬之年號也叙太初後乃叙孝武以

至明帝時事原本時代參差今雖改正而敘文帝一段脫失故文義微有不接

書啟

南齊王僧虔答太祖論書啟

僧虔啟恩眷固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相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沈疴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迫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皇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上

梁蕭子雲啟

蕭子雲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大字體常答勅云

臣子雲奉勅使臣為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

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
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論飛
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有論書一卷商畧筆勢
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
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
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叅聖
旨之真仰延明照伏增悚息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啟上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贊夫以合心之夢
寔挨夾鍾之吐氣令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王每惟
申鍾一論于天下進勢方興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
高深自懷欣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
目乃畫畫抽心自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譬昔歲不復相
類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
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己適啟復蒙給二卷伏覽

縹帖皆如聖旨既不蒙垂允小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候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宜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羌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于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

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師箴
少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垂異上二者已經至止其外
更無可付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
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靜素啟遂蒙
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
均皆聞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

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
呈上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于馮澄處
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
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
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
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
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
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二固

已欣其多今者素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畛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于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舐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受隸法又美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寔可耻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于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改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上心淵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

成煩黷伏願至慈照錄誠慊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被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謝非嫌云
云然非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
書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
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之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
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
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直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

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
婉婉暖暖視之不足稜稜常有生氣通眼合心便為甲
科衆家可識亦當復同串耳六體可工亦當復由習耳
一聞能特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
歸于是昔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
善書工學之精也既舊既精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
至不嘗畫甲子無論于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止足
見嗤于當今貽笑于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

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
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書苑菁華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苑菁華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_臣孫溶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陳瑞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五

宋 陳思 撰

書啟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竊所慕者亦
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
復待填畢餘各並非用意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

式近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
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
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
猶得存否

第二十五卷

今見有十一
條在別無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

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
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
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

此乃不惡而
非右軍父子

書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

凡二衛並是謝安衛軍參

軍任靖書

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

是子敬摹書亦似是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

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

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

前黃初三年一紙

是後人學右軍

繆襲告

墓文一紙

是許先生書

抱憂懷痛一紙

是張澄書

五月十一日一

紙

是摹王珣書被油

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

此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

惡

不復展一紙

是子敬書

便復改月一紙

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

縣白一紙

亦是王珉書

治効方一紙

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一紙為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字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論極諸

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遂於毫紙且保拙守中也許任
二迹并摹者並付反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啟伏覽書論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
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
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王科
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折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
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

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
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尚子
敬子敬元常既以齊名貴斯式畧海內非惟不復知有
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湮而無緇不過數紙今
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
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
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誦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
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操字大小不甚均調

熟看乃尚可恐填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
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貳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
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均手會故益得
諧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
歡息比日矧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
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
無出身理胃煩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寔為過幸
又逸少摹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

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令
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思

梁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多不足論有兩
三行許似摹微得鍾書體逸少摹鍾的可知近有二十
許首此殊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採帖未便
得付來月日有意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論書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
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
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
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
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
之譏阮研間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
所得雖粗寓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
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聞

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覲

梁簡文帝答江東王上王義之書啟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其草皆得似望城扉如
瞻星石不啻雲飛之散何持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
置之帳裏乍楷銅鈎時懸歌案我意之深良不能也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啟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
喜之書莫可摠簾桂官監滿甲館竊以鸞鷟之勢既開

之於索靖鷹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
敬禮之法烏鵲魚頤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體
尚方大篆既已寂寥柱下方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
聚書尤美東平之獻表齊彼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
修成難擬

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

竊以仙岩遺軸入掘成虛孔壁藏文隨間已露石書有
曜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

未損松鉉鵲返鸞鷟之勢下復薪竹必使酒肆來人池
流色變將搦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梁顧野王上玉篇答

昔者庖犧始成八卦暨乎倉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教
興書契天粟書零市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龍馬
負河洛之圖赤雀黃麟標受終之命鳳羽為字掌理成
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奧典鈎深至牘揚顯
聖謨耀光洪烈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譯宣萬里則心言

可述授民執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衆則誓威師旅律
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傳別執士師於兩造勒功
名於鍾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雕金
鏤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竹裁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以
版牘施行經緯文字表於無窮者矣所以垂性間居而
覲遐年之世藏形晦跡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
九垓則靡差膚寸詳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鑒
冰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音文戒慎

荒邪用存方典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先乎
此但微言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
八體合方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前
後差互不少字書卷帙糾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承
恩命預列彤庭總會衆篇校讐羣籍以成一家之製文
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積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理辭彌
疏既謬完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

啟竊聞兩儀倣啟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皇

代立十紀通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既陳六爻攸
叙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深妙求其本始末學
膚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讐百代殊非庸菲所
能與奪謹派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馭寓膺籙
受圖德尚虞軒功造媯姁通微廣運乃聖乃神經天為
文止戈為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撝之八柄
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
服賓王正朔所班四荒懷德攻位洛汭則肅慎識受命

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
播岷峨德化光被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睿哲淵凝
三善自然匪須勸學六行前哲寧以勞踰是以聲覃八
表譽浹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爰獲留心圖籍俛情
策素糾先民之積繆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今比
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忘陳狂狷徒蒙
收賜終當覆瓿空思來者懼後無傳悚悸交心固知攸
錯謹啟

書牋

唐李嶠為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牋表

臣某言奉墨勅令臣家所有書法並將進來但臣家書法屬隋季亂離並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義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購求遺迹臣亡父先臣弘直並將奉進一不敢留今之所存唯有一卷并臣十一代祖璲已下書一秩十卷謹隨狀進上但臣弓冶不嗣堂構缺然雖奉納楹多逢壞壁亡失之外

所餘無幾私珍什襲方遺子孫不謂兩曜迴光九霄俯
聽曲延採拾遂登疏宸使千載遺寶重增於光價九泉
深隧更奉於聖涯寵被私門榮沾異代懷思慕遠感佩
兼深臣方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為納言姚璿等御賜飛白書牋表 前人

臣璿等言今月十一日屢傳綸恩作飛白書題臣等名
字垂賜跪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五神
之檢九霄美澤與垂露而同沾千載嘉祥並迴鸞而共

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眇乎若遊霧之拂春
林靄乎似輕雲之上銀漢頡皇之始模蟲篆未足多奇
劉后之嘗學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逾懸帳妙盡刻符鍾
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則知乃神乃聖包衆
智而同歸多藝多材摠群方而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
凡識之能窺臣等才浮瓶甕任叨衡石器滿之誠每切
於愚心棟隆之吉寔慙於明代而天慈曲獎乾造不遺
厚祿尊官既殫思而極寵良辰美景又申歡而接燕慶

方行而已及澤大溥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
衣冠相絕今復親陪霽賞特流宸翰羸氏之魂遊天上
莫比超昇閔生之名在月中詎方遐邇昔者烏衣世冑
肇聲於署壁白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草聖近
縟於采箋合壁逸珍俯光於掌握臣以泰交獨冠今古
方且示彼記言傳諸貽訓表一人之殊寵留百代之榮
觀手舞足蹈徒深踴躍之心摩頂至踵豈答生成之施
無任欣戴之至謹詣闕命表陳謝聞

為王相請改六書牋表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參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稱謂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申於權處太朴之辰宜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夫假借者謂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昔伏羲氏仰觀法於天俯觀法於地爰造書篆是生文籍夫書者著也篆者傳也所以明著誓言傳之不朽推意信字斷文不疑垂

萌示象紀天下之德安可穿鑿音訓物類難周維魯
共王壞孔子之宅河內女子毀老子之家而屋壁之餘
門庭蓋尠敬侯所寫凋訛於正始之間汲冢所開散落
於太原之際由是後儒晚學苦音訓之繁耆生故老嗟
異同之雜下兼案牘旁洎質劑聽受施行莫能見睹觀
摹典憲於何取則不有釐改孰導群疑當今受神丹鑄
寶鼎封禪之隆固將九皇比德文章之盛豈直三代同
風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臣比伏見御筆前後所製新字

等神功開合天地範圍於筆端造化運行日月相望於
紙上玉諫石記無以核其幽深河圖洛書不能名其麗
則臣幸承皇訓親沐聖教窺東國一札之文章兩京七
言之歌詠劉德之陳雅樂雖未澄心劉儻一作之學史書
頗嘗留目輒欲循環睿旨罄竭蒙情凡所借言並加新
字將令分有一定無汨乎派流理或萬殊各隨其事業
以此化俗俾微益於毫釐以此教人倘不虧於景響伏
乞上玄早聽至道曲成務此庸愚需然聽許臣即望以

類撰綴隨表進呈輕觸冕旒不勝惶惕之至

書判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
同

對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
簡恐悞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秘緯有府寫

書置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昧於大小課罔齊於
疾徐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
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對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効
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
之筆徵諸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計而不
足寧使微言有絕古詞無傳或計巧而致科豈多言

而獲免

對同前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偶佐寫書之官
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
移無慙尺牘今乃自貽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
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務於五車徒見司於雙
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薄訴
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則類之大小

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同前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傳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
而論其日課將貽秋興其義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
良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
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臾騰
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
職三寫為務理宜不愆於素欽乃攸司何得漫其所守
越我王度挈瓶猶且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
辨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罪自掇也刑明何逃然而
紙類以難易論功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理從
哀矜或須加減不伐有詞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
之辜

對同前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
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篇多因陞簡惟甲婆娑玉府掌握
銀鈎取類筆耕成能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維
自課其短長紙類必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寔可
憑須精不匱之勤寧室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
陞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盡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
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雲
橫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
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於前哲俾垂裕於後昆孰謂
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甍號起凌
雲結腫朧之畫閣式題飛膀方至鵲返之書坐陟雲梯
遂變虎賁之髮菱花鏡裡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

業垂堂取誠誠欲謹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遠祖述永言丘首難安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庚相為引重後乙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

書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庾有親仁之風
乃思延譽之美為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
重之恩而忘奏舉之意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
事非遙卻詵之流風斯在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對同前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奧四微攸藏必溫故而知
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固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
方求筮仕獲鄭莊之荐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

之心司敗無言遂致徇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人
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
息挽弩之言以錫乘華之寶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箠以笞其背甲告他
物歐人

對

李體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既多

門執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邇且
託桑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悔見罪迹方
均於寧越汗簡之貴既不見稱折箠之尤理宜從譴

對同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固
無取於筆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禮靡及好
狎是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
扶之何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所擊法所難

欽定四庫全書

書苑菁華卷十五